

# 抗戰前西北行記

少 青

四十多年以前，東北四省淪於日寇，當時國人都高喊着「開發西北」。那時的我，雖年不及弱冠，學未高中畢業，却已深受其影響。在家庭經濟不甚充裕的狀況下，適值北平牛街的西北中學（回教會所辦）於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中旬，為寧夏省地政局，招考測量員和書記。我經過再三考慮之後，便在課餘舉行自我的惡性補習。以短短三週的時間，把葛氏平面三角和立體幾何，溫習得滾瓜爛熟。筆試結果，僥倖名列前茅。於是向學校當局，辦妥退學手續，搭車返里，省親辭行。幸好母親對我輟學就業的決定，並未怎樣反對，這樣我才於三月二十日回到北平，準備遠遊西北。

三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們十五位準測量員和三位書記，由寧夏省府駐平辦事處馬副官率領，到平綏路的西直門車站搭車。同行十八人，共乘一輛鐵棚車（運兵的車廂），車廂掛於貨運列車之後。北平的三月天氣仍然很冷，有時還是大雪紛飛，大家登車後，都把行李攤開，每人蓋上兩條棉被，或看書、或睡覺。因為貨車的行駛，是沒有準確時刻的。火車在夜色朦朧中駛離故都，嘖嘖軌軌，時行時止。過南口後，在月光之下，可以看到居庸關和青龍橋的險要形勢，而雄偉的

詹天佑銅像和隨山起伏的長城，也隱隱的收入眼內。列車穿過八達嶺隧道之後，天色已漸黎明。到康莊時，馬副官宣布停車兩小時，於是我們紛紛下車，在附近找小館吃早餐。

康莊為察南大站，北通永寧，西經懷來、宣化，可達張家口，東過南口直抵北平，可以算是長城口外第一個交通要隘。人情風俗，大概和北平差不多。我們乘的車廂，因為沒有衛生設備，所以叫飯鋪的夥計，用鐵子（高而細的鐵筒，置於煤球爐中，可與火焰相接）燒水來供我們洗臉和漱口，然後吃烤燒餅和煮麪條。飽餐之後，時間已經差不多要開車了。

經過一夜的共處，我們同行的十八名伙伴，彼此已大概熟悉了。其中三位書記：一位姓吳，一位姓馬，還有一位姓張，年齡都在四十歲左右。十五位準測量員中除我之外，有王家鈞、郭來之、馬啓明、王家琮、宣翰照和劉義民，另外都是私立香山育幼院土木工程學校的學生，計有尹家幸、劉翼龍、史秉權等。其他則因事隔數十年，已經記不太清楚了。

九點鐘開車後，有的人看書，有的人聊天，我和王家琮則瀏覽沿途山景。列車經懷來、宣化，在晚七時左右始抵張家口。隊長馬副官，宣佈

停車三小時，大家乃紛紛下車，三三倆倆到市內吃飯逛街，順便觀賞張垣夜景。張家口又稱萬全，為察哈爾省首府。當時的省主席，即二十九軍宋哲元的部將劉汝明將軍。城市位於外長城之內，為政治及商業中心。物產除口蘑之外，以毛皮及馬匹最負盛名。本為直隸要邑，民國十七年，政府將張北八縣及察南十縣，合併為察哈爾省。故人情風俗，仍不脫河北情調。

入夜後，列車繼續西駛，經柴溝堡、天鎮、陽高等地，於翌晨黎明，抵達晉北重鎮——大同。隊長宣布停車一小時，大家急忙到站外品嚐有名的油麥麪，一般人都說油麥不易消化，可是我們一群二十歲上下的小伙子們，吃下去卻毫不覺得。所差的，就是湯裡加醋太多，不禁想起俗語所稱「南甜（指江蘇）、北鹹（指河北）、東辣（指山東）、西醋（指山西）」之不虛了。吃完麪後，本想進城一遊，順便欣賞一下大同女人的小脚，無奈距開車時間已近，往返不及，只有到城樓下望洋興嘆，一瞥之後，便匆匆登車。

八時正，火車轉向北駛，經豐鎮進入綏遠省境，下午抵達集寧縣（平地泉）。那時正值綏東作戰後不久（傳作義會擊敗日蒙聯軍，收復綏東百靈廟及察北的商都一帶），地近前綫，戒備森

嚴，情勢緊張，頗有戰地氣氛。列車入站後，稍停即折向西，又經半日奔馳，於日暮時到達歸綏。隊長宣布停車一夜，由馬副官親自率領集體出站，因地近戰區，沿路憲警設卡檢查，若無護照，真是寸步難行。

歸綏爲綏遠省會，地處漢蒙交界，乃塞外政治和商業中心，由新舊二城構成。新城位於車站之東，稱爲綏遠城。舊城位於車站之南，稱爲歸化城。城內商業繁盛，我們結隊遊逛南北大街，兩旁商店櫛比，樓房聳峙，雖然熱鬧，但因發電量不夠，電壓過低，以致燈火昏暗不明，更談不到什麼輝煌耀目了。街上行人漢蒙雜處，據說漢昭君墓，就在城北三十里大青山之陽，可惜不是白天，否則必定前往憑弔一番。

在火車裡，又挨過了一個寒冷之夜，翌日晨繼續西行，中午時分抵達薩拉齊。計由南口起，火車一直奔馳於山嶺之間，兩旁峰巒相望，形勢險要。至此，地勢逐漸開敞，漠南草原一望無際。再行九十里，列車到達包頭。本來快車祇行十八小時的平綏鐵路，我們因免費乘車，沿途時行時止，以致三晝夜的時間始達終點。大家乃整理行囊，魚貫下車，列隊進城。

包頭位於綏遠省中央，臨黃河北岸，地處漢蒙交界，扼平綏及包寧鐵路（當時尚未修築）交點，爲塞外草原上的商業及交通中心，鄒豹君教授稱其爲「沙漠入口」的都市。城內街道整潔，樓房櫛比，商業繁盛。我們一行人等，進城後下榻悅來棧，店主爲山西人，招待旅客非常週到。領隊馬副官，到此任務終了。以後的路程，改由

我們自行洽商。那時冬季黃河結冰，每日自包頭有長途汽車，開往寧夏。一路之上，汽車沿黃河北岸西行，經五原，臨河折而南，中間因沙漠阻路，汽車於磴口在黃河上越冰而過，行駛於河之東岸，到河拐子復渡河西岸，再南行經石嘴子，平羅而直達寧夏。但當我們到包頭時，春分已過，黃河解凍，長途汽車僅通五原。洽商結果，我們終於三月二十七日晨搭乘汽車，向五原進發。

那時的長途汽車，與今日台灣公路客運，大不相同。每日只由包頭，開出一輛客貨混合兩用車。也就是在卡車上滿載貨物，上面再拉起兩條大粗繩，客人坐於貨物上兩手緊握粗繩，以免震盪跌落。一路之上，除我們乘的汽車外，只有少數行人來往。有一次車子拋錨，司機檢修之際，從後面來的行人說在半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件羊皮大衣失落路旁，大家檢視物品，史秉權發現大衣不見，乃下車奔往拾回。所謂「路不拾遺」，在當時的綏遠真是當之無愧。

下午在抓子補隆附近，車子經過小河溝的木橋時，因超載而將橋樑壓斷，汽車傾斜過甚，我們全被摔到河溝裏。等大家爬起來，看見尹家幸仍伏於河岸，向前揆扶他時，聽他大聲喊痛，不能站立，檢視時始發現左足骨折。我們幫助司機推車過橋後，向他問計，他講附近有一位蒙古醫生，專治百病，說罷專誠去請。俄頃大夫到，先生由布袋內掏出一疊紙，燒化後用手浸水，再蘸紙灰，在傷處連撫帶畫，同時口中唸唸有詞，歷時七、八分鐘，乃宣布手術完成。天啊！蒙古醫生治病之術，實令人莫測高深。

一路之上因屢次肇事，以致當天到達五原的計劃不能實現，晚上只好宿於抓子補隆。旅店以土爲牆，牆架留洞，夜晚插入木棍二根，以防牲畜溜出。屋頂架以樹枝，上塗黃泥。室內一半爲土炕，且與灶相連，藉以爲炊。房間不具門扉，只在入口掛一棉布門帘，用以禦寒。旅客不分男、女、老、幼，皆共寢於一炕，入晚吸食鴉片，祥煙繚繞，蔚爲奇觀。所謂「夜不閉戶」，可稱爲當時綏遠的第二政績。

次日早晨，汽車繼續西駛，至下午安達五原，未再出事。一行人等投宿於福陞客棧，因棧房寬敞，我們共住了四個房間。店主馬壽祥，爲甘肅回人，據稱係寧夏省馬主席的族叔。住定之後，翌日便開始和汽車公司辦交涉，請求賠償，同時邀請店主從中斡旋。那時尹家幸的足部，已經腫大，疼痛時常常涕泣，同屋的人也大半陪哭，淒慘情形很得店主東的同情。經過多次交涉，汽車公司負責人表示醫藥和物品的賠償，不好估計，但願將我們十八人自包頭至五原的汽車費全部退還。大家認爲旅行在外，不便太過堅持，最後也就全體同意退回汽車費，用來僱馬車準備直奔寧夏。

五原爲綏西大縣，位於黃河北岸，城內人口可能逾千，民風樸實，物價低廉，一尺多長的黃河鯉魚，一毛錢可買五斤，本地土麪（比工廠的白洋袋麪稍粗）一元錢可買十五、六斤。城外草原遼闊，大半都未開發，移民到此屯墾者，可向縣政府洽購土地，每畝地價八角（冀東每畝約五十元）。開墾方法，爲先引燃地上高約丈餘的雉

雞草，然後耕耘，春末播種，草灰充作肥料，以後直到秋收不再施工，比起江南農民的播種、插秧、施肥、除草，捉蟲等繁瑣的辛勞工作，真是天壤之別。

離開五原，每二人共乘一輛馬車（實在是騾車），車由二馬拖拽，一馬駕轅，一馬開道，共計九輛馬車，浩浩蕩蕩，比電影影片蓬車英雄傳的氣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和劉義民所乘的車的氣派，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和劉義民所乘的馬，由車伕喬振西駕駛，因他是山西人，非常和氣，我們都叫他喬老西。一路之上，他講了很多的西北草原故事。剛一出城，年青的小伙子們都隨車步行，王家琮是平劇票友，擅長青衣花衫，邊走邊唱四郎探母。吸煙的人更放火引燃路旁的雜草，倏時火光冲天，遍及原野。馬啓明更唱火燒戰船，大家興高采烈，真像是一批開發西北的新生力軍。

沿途所見，除草叢外，常有成千成百隻的羊群、牛群和馬群，在原野吃草，狀極悠閒，奇怪的是無人照料。據喬老西說，畜群係蒙古人豢養，其中有一首領，黎明率隊外出，日暮率隊歸來，鮮有遺失。若遇竊盜，首領長鳴一聲，餘均附和，嘶聲震天，主人隨即出現。如此畜牧，每日不需開鎬一文，畜群自然繁殖，自然長大，比起台灣之養雞養豬，既費飼料，又怕疾病的畜牧業者，真是得天獨厚。

自五原到寧夏全程九百餘里，在臨河至石嘴子中間非常荒涼，大約每隔四、五十里有一驛站（據說是馮玉祥經營西北時修建的）。中午打尖（吃午飯），夜晚住宿。驛站的規模，僅為土屋

一間，店夥一人，此外一無所有。我們自五原出發以前，已購妥土麪二袋，花生油五瓶，磚茶六塊，岩鹽三斤。到達驛站後，將土麪交給店夥，做成麪片，置水中煮熟，加些油鹽，用以充飢；然後再煮沸水一鍋，放入打碎的磚茶，用以解渴。土屋內的土炕，長約二丈，我們十八人擁成一團，尚可勉強入睡。這樣的旅途生活，在那一帶還算是高級享受。至其他由甘肅蘭州運水烟到包頭的商人，去程是將水烟箱子置於牛皮袋上（由八十一張包裝羊毛的牛皮，排成方形，再捆於木棍上），順黃河水流而下，直放包頭。登岸後，把水烟和羊毛賣掉，再購入毛驢一匹，朮米一石，將牛皮捲成兩捆與朮米一齊馱於驢背，人在後隨行，俗稱趕腳。中午在路旁把鐵鍋架於土塊上，燃燒野草或畜便為炊。入夜則宿於原野，仰觀星斗。趕回蘭州，最少需一月之久。

過臨河後為黃楊木頭、三盛公和監糧台等站，都位於綏寧兩省交界地帶，地圖上雖劃於寧夏省版圖以內，但天然景色却與綏西草原完全相同，政治關係亦與綏遠較為密切。民間使用綏遠省幣，敦厚樸實，物價便宜，如不楞鄂的雞蛋，一毛錢可買十八枚（北平十枚、寧夏四枚）。人烟稀少，却係漢蒙雜處。有一天下午，偶見男女二人，分乘駝尾隨車後，身着蒙古服裝，眼鼻均圓而膚色較黑。男的邊行邊和我們搭訕，他用流利的國語問我們從那裏來，又問「你們中國人會不會騎馬？」我反問他道「那麼你是那國人？」他馬上改口說：「我說錯了，你們中原人不會騎馬？」我們且走且談，得知他們是阿拉善旗的蒙

古人，他並告訴我，他常到王爺府去聽「洋戲」，我表示不懂什麼是洋戲，喬老西隨即解釋洋戲就是留聲機。我們大約談了一個多小時，他們才揚鞭打駝奔馳而去。由於這次談話，我發現當地政府並未對蒙古同胞，施以任何教育。

到了磴口，天色已晚。車隊進城後，分住於兩座店房。磴口位於綏寧蒙交界地區，行政區劃雖屬寧夏，但夜晚查店的，却是蒙古軍隊。後來聽喬老西說，馬主席雖係寧夏省首長，但統治地區僅限於賀蘭山脈以東的十個縣境。其他廣闊的阿拉善旗，則由蒙古王統轄，儼然獨立自治王國。此種情形，在綏遠也是一樣。因德王一直跟日本人勾結，所以才掀起綏東作戰。

磴口附近的黃河西岸，遍地黃沙，直到河拐子一帶，南北延長達二百餘里，也就是包寧路的沙漠地段。在我的腦海中，原以為沙漠是黃沙鋪地，平野無垠，而實際上則是沙丘連綿，有如峰巒錯錯。每丘高度，大約在三丈左右，上行時人在後面推車，每行數步即須稍憩。二騾遍體大汗，喘吁不停。據喬老西說，沙丘隨風移動，淹沒路基，所以每當冬季，冰凍封河，長途汽車乃由磴口越冰而駛行於黃河東岸。

在沙漠裡整整走了兩天，過河拐子後，我們才登車代步。午後車隊行於丘陵起伏的阜岡，山雖不高，但過薩拉齊後的千餘里原野上，從未再行出現。只見滿山杜鵑，五顏十色，正值盛開之期。在多日跋涉荒野沙漠之後，真使人一新眼界，同行人等相繼下車，飽賞沿途美景，歷久不倦。偶而舉腕觀錶，見時針已指七時有半，而太陽

仍無下山之意。當時我會懷疑手錶是否不準，殊不知寧夏地屬屬蜀時區，在時間上較北平遲一小時，而我的手錶仍保持中原標準時刻，應該撥慢一小時才對。

車隊下了丘陵，不久便抵達石嘴子。石嘴子在人文上為黃河沿岸的關卡，也就是寧夏省政治勢力的邊陲。抬頭可見樹木繁茂，高聳雲際，烏鴉滿巢，呱呱啼鳴；垂首則見遍地綠茵，河渠縱橫，這種天然景色，在沙漠和草原上，是絕對找不到的。

由石嘴子南行，經平羅到李岡堡，雖天色尚早，而車隊決定投宿，準備次日再緩緩到寧夏省城。李岡堡為寧夏大鎮，南距省城僅四十里。喬老西說，當地漢人多而回人少，「破鞋」非常有名，他準備在晚間找一個。我們因連日旅途辛勞，大家都想要好好的睡一晚，但想到進城以後的事，反而更睡不着。翌日晨車隊按時啟程，經夏縣於四月十日中午時分抵達省城——寧夏（勝利後改名銀川市），我們由北門進城後，先到旅店休息，再到澡堂洗澡理髮，除却滿身塵垢，午後才赴地政局報到。總計由北平出發至抵達目的地，途中乘火車三日、汽車二日、馬車十二日，連同旅店休息，共為二十天整。

寧夏省城位於黃河西岸，扼包寧與蘭寧二路交點，城垣雄偉，東西長三里，南北寬二里，共開四門。在東西和南北大街交叉之處，鼓樓高聳，樓上闢為省立圖書館。城內街道整齊，商業繁盛，為西北大城之一。除省政府各廳外，並有省立醫院、省立中學、省立女中、省立師範各一所。

地政局在鼓樓以西，報到後把三位書記，安置在局內宿舍，尹家幸送省立醫院開刀接骨，餘十四人則分發至清丈訓練班。原來在我們未到之前，已在甘寧兩省招考二十餘名，集中訓練，只等我們到達後，一同出發赴各縣清丈土地。地政局最高主管是馬局長，甘肅人，四十餘歲，鼻下留鬚，據說是馬主席的堂兄。局內公務，由楊副局長處理，清丈班由王技正統轄，並有王、馬二位教官（以上四人皆甘肅測量學校畢業）。除此之外則為測量員（月薪六十元）、清丈員（月薪四十元）及書記（月薪二十元）各若干人，薪資計算均用省鈔（兌換國幣要打八折）。當時因經費不足，規定僅支八成，而月底發薪時再扣二成（三月後補發）。這樣一來，實際領到的則僅有六成。但當地物價高昂，雞蛋或肉包，每個要賣二分半，豬肉每斤售價八角，比包頭要貴三倍以上。地政局每月伙食費為十三元五角，書記以六成薪計，則每月所得尚不夠付伙食費，其他更不必談了。

清丈班決定於十三日遷到鄉下實習二個月，班內的伙食為大米稀飯，土麪饅和炒韭菜，饅內沙土充斥，入口不能咀嚼，韭菜又是我所最不喜歡吃的，所以除喝些稀飯外，只有把饅撕碎，泡菜湯吞下，飯後再到外邊去吃麪。寧夏的大街兩旁，都是瓦房，店鋪的簷下（好似台北的騎樓）擺設桌子和長凳，供客人休息用飯或吃茶。一般茶水均盛於碗內上面加蓋，俗稱蓋碗茶，碗的形狀頗與日本料理的丼釜具酷似，不過容積稍小而已。出發以前，每人發一套黑斜紋布的制服和一

頂帽子，行李和儀器（經緯儀、平板、標桿、鏈尺等）裝於牛車上面，出南門沿寧蘭公路前進，下午抵達寧朔縣的王洪堡。清丈班分設於二所大寨之內，我和王家琮、劉義民、馬啓明等二十人，由王教官率領住在一起。大寨子則係二丈多高的土牆，中有平房三排，室內除四壁外，一無所有，大家席地而睡（土地上鋪一層稻草，草上鋪一張葦蓆）。房門係木製，分左右兩扇，中間插以木門。我們四人一組，上午攜平板出外測量，晚間在煤油燈下繪圖，整理記錄並計算面積，以為向人民收稅的依據。

在兩個月的實習期間所見所聞的事情很多，但以事隔數十年，實在不能完全寫出，現在僅把想到的分成二點，略述於後：

(1)物產：農產以粟、小麥和紅稻為主，而粟的耕地面積約為麥與稻的總和。產地分布於黃河以西及賀蘭山脈以東十縣境內，在平原上河渠縱橫，其中以惠農渠為主幹。因黃河水中挾帶泥粉，經溝渠引入農田以後，水雖滲入地內，但泥漿則留於表面而增加土地的肥沃程度，恰與埃及尼羅河氾濫後的情形相同。田間禾苗在灌溉以後，一、二日內，即見莖葉茂盛，隨風暴長，含苞吐穗，蒼翠遍野，指日豐收。所謂「黃河百害，唯富一套」實非誇大之詞。

畜產以綿羊為主，賀蘭山東麓沙灘地帶的灘羊皮俗稱二毛，細長潔白質柔而輕，多呈九曲。其品質之佳，為全國之冠。通常所稱的「寧夏省三宗寶，磚茶、炒米和灘羊皮襖」就是指此而言。除此之外，麝香的出產，亦頗負盛名。

礦產因未調查，所以不太清楚。其已爲人發現的，有高級凝青煤，俗稱賀蘭山大炭，色黑而亮，粘結性強，發熱量高，一般多用土法開採，所得煤塊小者數斤，大者則逾數百斤，當地住民多以牛車運至院外，堆砌成牆。燃燒前用槌打碎，燒後灰渣頗少，此與綏西之燃野草或畜便相比，可算又進一步。

(2) 風土：寧夏居民，漢回各半，多分佈於賀蘭山以東，總人口約六十萬。至山脈以西，阿拉善沙漠地區，則爲化外的蒙古部落，所以有「城大官小」之諺。黃河以西，地勢平坦，由黃土構成，粘性頗大，一般車輪直徑常爲牛身高的二倍，「車大牛小」的諺語，就是因此而來。在民情方面，回人勤勞進取，較爲富有；漢人則多吸食鴉片，性情體衰，十九貧困。鄉村居室多爲平房，牆壁以土塊（俗稱坐拉）堆成，粘結牢固，所以又有「坐拉壘牆牆不倒」之諺。

六月中旬實習期滿，省主席乘全省唯一的小轎車，來主持結業典禮，頒發證書和清丈員派令，地政局馬、楊二位局長，亦搭運貨卡車前來參加。中午殺駝（西北回人多食駝肉）宰羊，犒賞全班。然後宣布休假三天，使大家輕鬆一下，然後展開正式工作。

我一直不習慣這種原始生活，所以早就決定結業後便打退堂鼓，當日下午向王教官請假，翌日天光未亮，即整理行裝，偕劉義民步行進城。因爲歸心似箭，步履如飛，在十一點以前即走了五十五里路，可是兩隻腳已經起了好多泡。進城後第一件事，就是到洗澡堂沐浴更衣，因爲兩個

月的時間未曾洗澡，而且住處又髒，身上早已寄生了好多蝨蟲。午飯後到地政局，見尹家幸已經出院，腳上仍然敷着石膏，他告訴我，吳書記早在兩月前已辭職回平，王家鈞也於一月前開了小差，同時他又把家中拍來的催歸電報（事先連繫的）交給我，有了這個藉口，我便寫呈文請假回家。

次日上午，請假呈文批回，上寫「派○○○爲測量員，限卽日到差，否則賠償公家損失，准假。」我看了以後，就如同冷水澆頭，半天透不過氣來，俟經考慮決定來一個消極抵抗，把呈文裝入衣袋，索興到公園閒逛，等到下班時間才回地政局。一進門一位姓馬的科員，遞給我一張羈押票，上寫「○○○違抗命令，拒不到差，着送軍法處羈押。」天啊！不知我犯了什麼軍令，心中雖然不服，可是「處在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有乖乖的隨他到看守所。牢房由憲兵把守，同屋共住四人，除我之外，都是十九路軍的校級軍官（馬主席的軍職，是陸軍中將十九路軍總指揮）。既屬同室，便成難友，無事就下象棋。一日三餐，全係漿糊狀的韭菜飯，好在他們每餐都由家裡送麪，大家分食，倒也飽腹。劉義民買了蛋糕來看我，隔着鐵窗他就放聲大哭，我反來好言安慰他，告訴他裏面還好，大家都很關照我，他才止住哭聲。然後對我說，副局長和王技正也很慌，一面怕主席知道遭受申斥，一面怕消息傳到北平，輿論方面對他們不利，已經要求我們同來的伙伴保釋，他們認爲可以保釋，但不能以賠償公家損失爲准假條件，經過一天的週折，第四日

我便恢復自由，回到地政局後，尹家幸已爲我寫好辭呈，叫我送給楊副局長去批，副局長表示辭職可以照准，但回到北平後不得做反宣傳，我當時雖然覺得好笑，可是仍然滿口答應了他。

出了局長辦公室，馬上到客棧僱車，於六月十九日晨和尹家幸（已獲准辭職）共乘一車，走上歸途。劉義民一直送我們出北門，還把一隻懷錶送給我，我也將一件呢大衣留給他做紀念，然後灑淚而別。一路之上，心猿意馬，無心觀賞沿途風景，只叫車伕加鞭趕路，不到九天，就趕回五原。接連改搭汽車，次日晚十一時抵達包頭，當時城門已閉，恰巧司機台上坐了一位綏西屯墾辦事處長，他報出官銜後，守軍便命令開城。我和尹家幸趕到悅來棧，店主東交給我家中寄來的滙票和鞠大哥寄給我的平綏路半價車票及北寧路的免費乘車票。

在悅來棧住了一夜，次日中午搭平綏路客車東行，經一晝夜於六月三十日回到北平前門車站，看到分別三個月多的故都景物，令人倍感親切。出站後，喊人力車送尹家幸回家，此時他不用拐杖已可走路，我想他母親見了，一定會很難過。我單獨一人搭電車至東安市場東來順大吃一頓，然後到打磨廠天有店投宿，整整睡了一夜，翌晨乘北寧路客車回家，時間恰在盧溝橋七七事變的前一星期。

